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副主编:启文 白卫星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文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精心打造和稳妥释放资本的正能量

■ 宋养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资本和资本运营发展到今天,不仅跨国界、跨地区,而且跨阶级、跨阶层,遍地开花,到处结果;金融寡头利用它,工商巨子利用它,斗室小民和凡夫俗子也利用它,为的是从中赚钱,大赚钱,赚大钱。

多年前,我去四川参加长虹 40 周年华诞,在会上,我对长虹集团董事长倪润峰坦诚地说:“在长虹 40 年生涯中,前 20 多年你们只搞‘主义’,不搞‘资本’,因而在那个年代,日子很难过,而且越来越难过;现在好了,你们既搞‘主义’,又搞‘资本’,因而长虹发了,成了彩电行业的‘龙头老大’,被国家授予‘彩电大王’、‘远东明星’等殊荣。”

改革开放前,人们都把资本看成“怪物”,总认为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十恶不赦,无恶不作!书本是这样写的,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似乎这是天经地义,坚信不疑。

现在看来,过去对资本的认识,似乎有些偏颇。其实,资本除了有上述的不光彩的一面外,也还有光彩的一面。

从历史上看,当货币由商品交换的中介变成自行增殖价值的资本时,资本(货币)才真正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光芒。它仿佛是一个万能的火种,点燃到哪里,哪里就放光发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封建城堡,解放了生产力。用诗人的话说,当时,只要有了资本,沙漠可披上绿装,孤岛会变成乐园,深山将出现闹市,荒滩也能喷射出石油。

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立下了汗马之劳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资本,就不可能有今天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不可能有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悄悄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人们思想甚至感情大多也在现实生活中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对资本逐步有了新的进一步感受和认识。

党的文件也多次提到“国有资本”,并提醒人们要“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还特别强调要“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这说明我们也承认了正在运作中的国有资产也是资本,同时也表明我们正在利用资本来建设和发展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为什么会具有这样能使人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神奇力量呢?

资本按其本性来讲,用马克思的话讲,首先是以增值为目的的价值,即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就其广义而言,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有形资本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价值(货币);无形资本表现为人才、决策能力、专利、商标、信誉、知名度等。道理很简单,资本作为生产的各种要素,是创造新价值的物质前提和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出资者或投资者,其出资或投资目的,都不是为了游戏,一玩了之,而是为了使其增值,即追逐

利润,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资本所有者的获利冲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动力、压力和约束机制等,均源于于此。

资本又是不断运动中的价值,确切地说,无休止的运动,是资本又一个本质的特征。经济学家孙治方指出,地主和资本家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通常都是把财富冻结起来(如将金银埋藏在后园中),后者则不停地将资产转动起来,使之在转动中不断增殖。在实际生活中,我们通常把被人们所驾驭了的资本运动称之为资本运作,又叫资本经营,统称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就是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将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遵循资本运行规律,使之在运动中充分发挥资本的功能,创造新的物质财富,从中带来更多的价值。对任何一个资本经营者来讲,至关重要是是稳妥地提高资本运营的质量。资本运营的质量好,就是指资本结构安排得合理(其中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结构,资产和负债结构等),并使之有效地运转,保证生产和市场经常处在有序的、动态的和成比例的衔接和配合之中,提高资本在运营中的效益和效率,以期达到效益的最大化的目的。

资本在运营过程中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是可以分离的,而且在分离中各自发挥特殊的作用。资本在运营中经常呈现出三种形态:生产资本、商品资本、金融(货币)资本。三位一体,相互作用和更替,实行自身的永不停息的循环和周转。

资本的运营,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仅会引起价值的不断增值,从而使得资本运营好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运营不好或很不好的企业迅速倒闭或被兼并或淘汰,实现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使企业这个群体不断地革故鼎新,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兴旺和发达。

资本扩张是资本的第三个重大特征。资本扩张除从外部注入资本(如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和再投入)外,就是资本的自我积累。资本积累,就是把增值了的价值,从中拿出或大或小的部分再转化为资本,使资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大起来。从再生产过程来看,再生产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裂变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由小变大,由少变多,就像滚雪球一样,使资本越滚越大,资本的生殖力越来越旺,资本的征服力越来越强。

如今,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存在的形式和运行方式也相应地在发展和变化。

按照资本扩张本能和本性要求,光靠资本的自身积累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因而必须超越自身的积累界限,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发行股票(包括造壳上市、买壳上市、借壳上市)、债券、期货以及其他有价证券等,从资本市场上向社会和国内外筹集更多的资本。在美国以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家庭中,大约有半数以上握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并积极参与股市的活动。正是这种兴旺发达的股市,把分散在全国人民手中的现金较大部

分汇集起来,资本多了,资本的运营就更灵活了,范围就更广阔了,力量就更强大了。

在资本运营中,资本的支配欲是无止尽的,它好像一束放射性的“光环”,辐射和覆盖面无边无际。这里,资本功能的大小及其发挥程度,关键并不在于资本本身,而在于资本经营者经营资本的艺术。高明的企业家(资本经营者),可以把资本用活,不仅可以一本万利,而更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源源不断地获得更多的资本,并通过资本的再运营,寻求资本规模和相应的生产和流通迅速扩大,有时其速度之快,流量之大,聚积规模之巨,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就拿美国来讲,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之所以富,就因为它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其中包括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形式。股票市场是证券市场的“子市场”。

目前,可以说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带有全球性的企业或行业“巨子”,无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来实现的。例如,美国的 IBM 公司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融资使企业规模扩大了 200 倍,成为世界电脑行业的翘楚。没有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就不会有今天的通用电气、可口可乐、麦当劳、万宝路、雀巢、柯达、摩托罗拉和微软这些称雄世界的大企业。现在看来,资本市场给予人们的是多种权力:获得资本的权力;对资本的支配权力;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的权力;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权力等。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市场的巨大功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作用,推动企业向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

上个世纪,特别是后半叶,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之间的联合、兼并、重组成为浪潮,使一些大企业的规模急剧夸张,在美、日等国家,有的大型企业,其一个企业所拥有的产值或财产规模,就相当或大于一些中小国家全国财产的总和,甚至几个国家相加的全国财产的总和。

在当代市场经济中,从世界范围看,目前资本的流量已为商品流量的几千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世界经济已不再单纯是通常意义上的以实物流通为对象的商品经济,而主要是以巨额资本运营为特征的资本经济。

有了资本,就有了发展科技的强大能力和动力,由科技的发展,促进生产的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繁荣整个国民经济,从而创造了这些国家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

最近,我看到美国著名财经作家刘易斯的一本新书《反射回来的飞镖》(Boomerang)。刘易斯在书中首先分析了在 2003—2007 年期间,美国股市的市值翻了一番,而冰岛的股票的市值增加了 9 倍。2006 年冰岛家庭的平均财富较 2003 年增加了三倍。冰岛人世世代代都是打鱼人,短时间内何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渔夫与银行家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刘易斯的解释是,渔夫和银行家有一点是相通的:两者都富于冒险精神,敢于在



市场上搏斗。有些渔夫真的摇身一变,成了国际银行家。有位拖网渔船船长出身的冰岛银行家就嘲笑俄罗斯人,说俄罗斯人没有冒险精神,风暴一来,俄罗斯拖网渔船便集体返航,而冰岛渔船就敢于虎口夺食,争分夺秒,善于把握千钧一发机会,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收网。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呢?现在看来,别无其他的选择,只有大力发展并完善以价值不断增殖为直接目的的市场经济其中包括资本市场,即金融市场和股市。既要勇敢闯敢冒精神,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稳步前进,健康发展。

到了 21 世纪,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资本也趋于全球化,此时,谁要想游离于世界资本之外,排斥与世界资本交往,企图孤芳自赏,独善其身,谁必将为时代所唾弃,最终有可能被开除“球籍”。

因此,为了使我们能够健康地面对新的千年,并昂然立身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必须按资本本性和有效运作的要求,并充分考虑到当代国际资本的形势,把我国的国有资产中相当大的部分,从动机、目的、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调整或转移到资本运营的轨迹上来,并联合一切非国有资本的资本形式,同心协力而又稳妥地共同参加世界资本的大循环,并敢与世界一切资本相竞争,并在竞争中发展和壮大自己。当然也不能为了发展和利用资本,忘记了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既

搞“主义”,也搞“资本”,并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即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资本增值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市场经济。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兴旺发达起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和发展起来。当然,在充分发展和释放资本的“正能量”同时,也要看到资本的负面问题,即资本的“副能量”。资本的“副能量”主要是,它容易诱发人们的自私自心理、贪婪行为、贫富两级分化等。甚至有些国家或集团,凭借已经发展和发达起来的资本力量,穷兵黩武,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世界范围内称王称霸。

我们必须有自知之明,我们的资本市场,尚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较严重,例如,治理结构不规范,法治和法规不健全,管理不善问题,还有金融操作中的行贿受贿问题,金融品种不全等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从制度、体制、法规、法治、方式、方法上狠下功夫,尽力防止或堵死资本的负面效应的滋生、蔓延和扩散。

近来,我们常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神速,只有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美国用了 200 多年才走完的路。但在我看来,若论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度,恐怕还轮不到中国为自己评功摆好,因为冰岛的发展比我们更为神速。我们大谈资本市场发展,是将其作为一项荣耀的事来自我标榜的,当然是件好事,但恐怕飞速发展并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事。冰岛就是前车之鉴:冰岛金融业神化般的泡沫破灭时,冰岛这个小小的岛国,就负债 1000 亿美元,冰岛 30 万人,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负债 33 万美元。因此,我们发展资本市场,万不可操之过急,不顾一切,急于求成,而要以稳妥为好,稳妥至上。

重塑能源是城市转型的关键

能源系统的结构以及怎样从化石能源过渡到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但是各个国家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德国已经宣布弃核,但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认为核能是维持其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全球重塑能源的发展方向则必然是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过渡。

从地理面积和人口来讲,丹麦可谓是小国。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这个城市无法容纳所有与会者,部分人需要在周边国家住宿,然后每天到丹麦开会。虽然丹麦很小,但是其对于能源重塑其雄心不小。原本,丹麦的能源结构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甚至进口大量能源。两次石油危机之后,国际石油价格高涨使得丹麦不堪重负,他们认识到能源转型的必要性,同时积极推动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变。

目前,丹麦能源自给率为 156%,自给有余——除供给本国之外,还可以向外输送。而对于资源缺乏的日本和资源丰富的美国,其能源自给率分别是 18%和 71%。丹麦人均能耗为 3.6 吨煤当量,日本和美国分别是 4 吨和 7.7 吨;尽管中国人均能耗尚不到 3 吨煤当量,但能源消费增长迅速。

丹麦把 2050 年前建立完全摆脱化石燃

料和核燃料的能源系统作为本国第二次能源革命的目标。欧盟规定 2020 年将利用可再生能源占所有能源利用比例提高到 20%,而丹麦已在 2011 年完成这个目标,并计划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提高到 35%,其中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50%。正因为如此,丹麦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量在欧盟中名列前茅。

关于能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要发展,能源消费就要增长,两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比如中国过去 10 年经济发展很迅猛,同时其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也很快;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节能和发展绿色能源,同样可以改善生活,提高经济水平,从而实现能源结构转变的目标。丹麦的发展轨迹是遵循第二种观点,即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制约关系。

丹麦已实现或要进一步实现其低碳、循环的能源利用和发展模式的事实不可否认,而众人对于这种模式是否采取了神奇的高新技术颇有疑虑。研究表明,丹麦的能源技术并无神奇之处。丹麦能源技术主要依靠开源和节流,所谓开源是指使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进入供应端;节流就是节能,做好垃圾发电、废弃物再生利用等。

在中国的终端能源需求中,除对电力需求较大之外,对热能的需求也相当可观。如何将可再生能源用来供热是一难题,可再生能源热利用正在研究和解决之中。中国风力发电发展很快,但由于电网由传统的煤电厂供电,即冬天火电不停,那么风电的利用就受到限制,也成为风电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丹麦地处北欧,天气很冷,所以面临着如何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全年供暖的问题。而丹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丹麦作为一个小国,有其优势条件,可以受到北欧电网的支持。中国作为大国,必须重视整个能源系统的改造。原来国家电力系统的运行是以燃煤为主体,其它辅助能源进行调峰;如果将可再生能源要作为主体,把原有的燃煤机组作为调峰能源,那么整套电力系统必须进行改造,电价也必须进行改革,过程相当复杂。然而,如果中国用煤的比例居高不下,那么发展可再生能源就无从谈起,也很难完成重塑能源的任务。

丹麦作为小国,其能源重塑仅仅是一个例子,丹麦能做到的,大同市也应该做到。对于中国,应该多看看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想法和做法;如果美国能做到,那么中国也应该能做到。



■ 周凤起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北京大学世界新能源战略研究中心顾问

当今世界能源发展战略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重塑能源”,即重新形成能源系统,这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